



第 四 期

青年的使命

(思涇)

青年的使命，青年應負的責任是怎樣呢？以我個人的意思，青年所負的責任約有四種：

(甲)對於個人自己的責任。我們無論要改造社會改造國家以至於改造世界，基本的問題是先改造自己，因為無論社會，國家，都是由於「個人」組合而成的；「個人」便是社會國家的分子，其基本位，如果基本的各分子不負責任，決不會結成美滿的社會，良好的國家，和平的世界；「種瓜得瓜種豆得豆」，如果各分子都不好則不能得良好的社會，國家，和平的世界。但怎樣改造自己，我以為要改造自己，當從思想，習慣二方面着手。

(一)思想方面。一個人的行為和思想很有關係。如區世說的，卑鄙的行為，下流的人格，以及作奸為惡，和一切墮落，悲觀的人們，我們只要很簡單的這他三個徽號，是「思想混亂」，用不着替他們分類，說誰是沒人格的人，誰是墮落的人，誰是卑鄙的人；因為如果他們具有純潔的思想，明敏的頭腦，那麼我們可以斷言，永不會做那越軌的事情；(見學生計第第十三卷第一號)青年自身的革命(是)的，不歸！如果他的思想是純潔的，他始能去當一個良好的青年，但怎樣始能有純潔的思想，這不外是修養，怎樣修養呢？(一)「內省」要自「一日三省吾身」的氣概；(二)「自覺」至於怎樣「內省」「自覺」我便要請你記熟胡適的新生活這三字抬出來。這有的便是請大家多讀名人的著作，因為他們有許多新的，高尚的，純潔的思想可以供你調換；把濁的思想調換出來，就如我們吸入新鮮空氣，呼出混濁濁氣。還

鄉訊

鄉中族兒來，
偶然過道旁。
「我講有何奇，
家增可安康？」
「人事都如常，惟有老人
必悲傷！」
兒女皆遠離，
漂泊在南洋，
汝母年既邁，
怎得此孤寂年光！
汝母願你早歸鄉，
學業錢財莫掛腸。
人生如流水，
歡聚能幾長！
天非遊子呀！
願影神淒愴！
淚湖滾滾理，
映出母容光。

(二)習慣方面。近代心理學大家「E. B. 曾說：「人生是求的習慣習慣好的和惡的兩種：淺顯地說，如嫖賭是惡的習慣；專讀書節儉是好的習慣。我們對於習慣方面是養成，或改的習慣，改除，切惡的習慣，但養成好的習慣的方法如何，愈人元澤的心智使用法修養習慣的養成中有幾條要訣：
(一)要有一種意志上的堅決，要常常取一種「不造成這個習慣誓不手休」的態度。
(二)要造成一種迫切的環境，使不能不得從此開端……
(三)促住個個機會來實行你的決心……我們如果要養成新的好習慣，就可以照他的要訣做去。
以上二種是對於個人自己的改革的工作。自身改造好了，能有健全的人格，然後方可進而改造社會國家。

(乙)對於社會的責任。「社會是人類依其

咕哩歌

唉！唉！
苦呵！何時得息！
熱烘烘的太陽，
灼着皮肉的我，
笨重的貨物，
壓在身上，
壓得我，
呻吟！
呻吟！
有誰憐惜！
有誰憐惜！

同利益而結合的組織」若不是依其同利益而結合的人類，不能算是社會，是烏合之衆；所以我們知道社會與個人有密切關係；那麼我們對於社會應當怎樣呢？我以為個人對於社會應負有改良的責任，改良的方法，我以為必從提倡教育入手。
一個社會良好與否，是視各分子之優劣為標準。我上面已經說過，如果要一個社會良好，當然先要有良好的分子，要造成良好的分子，不外教育；教育是養成良好分子的利器，他可以養成身體強健的分子，思想純潔的分子，具有良好習慣的分子；這便是造成社會的要素。總之，青年對於社會，我以為是應負改良的責任——便是提倡教育。

丙 對於國家的責任。我們對於國家的責任却不只是單單提倡教育一事而已；因為社會和社會之開競爭之勢，還不見如何劇烈，國與國之間，競爭就利害了；不單軍事上的競爭，很利害，就是商業上的競爭也很利害。商戰在今日，實是立國之本了。所以對於國家的使命，除提倡教育外，還須提倡實業，商業，農業

走了！再會！

春天又到了，園中的花兒，開得爛爛如錦，好像是織成的地毯一般。
一個聰明伶俐的少兒，伸出兩隻嫩嫩的手，把窗一推，眼睛注視那園中鮮艷的兒，露出微微的笑容，便又把頭低下去，這兒兒似乎已經被春光陶醉了。
伊久視着不動，忽然嘆息一口氣，向後走了。伊無意識的在房裡踱來踱去，伊的心不知道有什麼煩悶。
一個丫頭，身材不高，皮包骨，瘦如柴，穿了一件破爛的破衣。走進少女房裡用溫和的聲音，對着少女說道：「秋芳姑娘！母親叫你吃早飯去。」秋芳發怒的舉首一睜，並沒有答應。丫頭走了，秋芳隨後也去了。
伊的母親，妹妹，和兩位小弟弟，都在歡歡喜喜地做戲，剛在預備要早飯。只有秋芳，心有所思，顯出失意的面容，儘慢地走近做戲。母親問道：「秋芳來呵！」伊無意中說道：

「優勝劣敗」之自然律而論」。
(丁)對於世界的責任。人類和人類之間，時時刻刻在競爭，時時刻刻地互相殘殺；但我們相信人類將來是會改造好的，世界是有希望的；我們對於世界的責任，便是造成和平的覺界，免使人類殘殺人類。方決不打破一切階級，國界，使人類一概平等，造成一個光明燦爛的世界。
我以為青年應負的使命有以上四種，總說一句，青年的使命，是從改革自身着手起，進而至改造社會，振興國家，終了是要努力造成一個和平的世界，光明的世界。

走了！再會！
（鄭錦漢）

走了！再會！
（鄭錦漢）

「來了！」小弟高聲喊道。「姊姊！你爲什麼哭起來。仁和說道：『不要哭呀！社會黑暗，正要我們青年人提着燈去引導人們，哭有什麼用呢！』他道：『我的一生的幸福，就此喪失了。』他道：『也就是被金錢制度所壓迫。』伊道：『我的母親是抱負金錢主義，總把我手打破，再磨再煉再調和，重新改造。』伊嘆道：『呀！現在要怎樣，纔能恢復自由呀？』他道：『我親愛的秋芳！只要我倆有點勇氣，跳上，低頭沉沉的深思着。這時候一個壯美的少年，秋天喜地，笑嘻嘻的走近亭子來，秋芳忽然的看見了他，『呀！你好呀！』伊說着。少年說道：『秋芳姑娘！你好呀！爲什麼你帶着滿面的愁容？』伊道：『仁和先生！你：：：：你不知道。仁和道：『什麼？』伊道：『是我：：：：我倆。』他急着說『究竟是什麼？』伊哀哀的說道：『昨晚，有人來我家求婚，那人年紀約五十五左右，却是個富翁，我的：：：：伊幾幾乎說不出來了，眼淚一粒粒掉下來。仁和聽了這話，吃了一驚，却又故意裝出鎮靜神情，一面勸伊不要哭，拿手巾把伊臉上的淚水擦去。秋芳抽抽咽咽的接着說下去：『我的母親：：：：已允許我，做那：：：：那老頭子的小妾，仁和先生！呀！：：：：現在已經擇好日子了，要怎麼好呢？』他說完了話又抽抽咽咽地

哭起來。仁和說道：『不要哭呀！社會黑暗，正要我們青年人提着燈去引導人們，哭有什麼用呢！』他道：『我的一生的幸福，就此喪失了。』他道：『也就是被金錢制度所壓迫。』伊道：『我的母親是抱負金錢主義，總把我手打破，再磨再煉再調和，重新改造。』伊嘆道：『呀！現在要怎樣，纔能恢復自由呀？』他道：『我親愛的秋芳！只要我倆有點勇氣，跳上，低頭沉沉的深思着。這時候一個壯美的少年，秋天喜地，笑嘻嘻的走近亭子來，秋芳忽然的看見了他，『呀！你好呀！』伊說着。少年說道：『秋芳姑娘！你好呀！爲什麼你帶着滿面的愁容？』伊道：『仁和先生！你：：：：你不知道。仁和道：『什麼？』伊道：『是我：：：：我倆。』他急着說『究竟是什麼？』伊哀哀的說道：『昨晚，有人來我家求婚，那人年紀約五十五左右，却是個富翁，我的：：：：伊幾幾乎說不出來了，眼淚一粒粒掉下來。仁和聽了這話，吃了一驚，却又故意裝出鎮靜神情，一面勸伊不要哭，拿手巾把伊臉上的淚水擦去。秋芳抽抽咽咽的接着說下去：『我的母親：：：：已允許我，做那：：：：那老頭子的小妾，仁和先生！呀！：：：：現在已經擇好日子了，要怎麼好呢？』他說完了話又抽抽咽咽地

＊麻海晚眺＊

斜陽揮淚欲西下，噴射滿天血之花；看呀！血之花！
暮雲低壓水天際，一幅藤河悲愁畫！看呀！悲愁畫！

出你家庭的牢獄，走我們應走的路，去做我們應做的工作。『伊道：『但是我身邊沒有文錢，要跑到那裡去？』他急促地說道：『錢嗎，算得什麼，我有數百元也就夠用了。』秋芳姑娘！你願意同我去呀！你有勇氣反抗萬惡的舊家庭嗎？』他的精神忽然奮興起來，站起身說道：『走吧！我十二分願意脫離舊家庭。』於是

＊子超的走＊

(二)

(李贊育)

伊放棄回家之後，留着這個子超，伊有時心裏真是覺得依依難捨；而他也是如此的不忍和伊離別。但無奈之何，家裏的人定要伊回去安心；所以他惟有忍淚送伊回去，一路回到再不能望見後，才無精打采的拿出一本書來，轉到綠柳樹下去看；正在看時，有趣的時分，忽然記起他那個在家的伊，他自言自語的說：『如果父親一定要強迫我和伊結婚，不能與這伊離別；家裏的比這個好看得多，但不過半字，不能與我互相研究學問，將來不能我養伊，伊自己是不會自謀生活，有什麼用，只要靠着他人的飯吃；我無論如何，總設法把這門婚事打破。』他自已說得正出神時，一剎間拿起那半斤重的拳頭；盡力的打在伊背上。忽然覺得痛得難堪，才知道自己仍在綠柳樹底下，時日將西際，他也行回寢室

光陰流水般的過去，子超在夜裏畢業了，與他愛好的伊呢？伊還須一年後才能畢業，並且行畢業禮的時候，他因爲害了病，所以不能赴他們的畢業式，只有寄了一封信給子超，信裏說：『：：：抱歉得很！因爲犯了點頭痛，在你們的畢業式場裏，我是不能到了，你離別母校後，還是回國去繼續你的學業好；望你及時努力爲是。至於我們的愛情，無

！你看！這麼的花兒，美麗極了！可惜不能欣賞了。：：：』
這時伊的母親、弟弟等，大家很快活的走進園中，玩賞春天的美景。秋芳、仁和恰巧遇着他們，母親看見他倆行爲有點奇怪就說道：『秋芳！你們要那裏去？現在我不要你們兩人太親近了，你的年紀大了，我已把你嫁給一位富貴的好丈夫了。』秋芳怒氣道：『多謝你的好意，我早已知道了，我現在要走我的自由之路，過人的生活，做人的事業，再會！』他倆要走。母親莫明其妙急急道：『你：：：：你這

＊更正＊

前期思君做的「光明的誘惑」和「媽」，本是兩首詩，「媽」是題目，特更正之。

隨感錄

(一) 現在的中國。簡直說來，是個「全武行」廟堂。你看一個軍閥打倒了，又有一個數個軍閥出來。越打倒。出來的便越多。真好比套紅裡的蛆蟲一般。一個沒下去。又有幾個爬上來。
(二) 執政的人。沒有能力去應付口口。他們一看見口口。好像是兒子怕見父親的樣子。口口在我們境內。無論如何亂作亂爲。都不敢干涉。簡直和他沒有什麼關係。真是個糊塗蟲。
(三) 中國人。仔細看起來。是不大日價值的。因爲多半都只顧自己的飯碗。而無造成公共幸福的觀念。人而只是一個飯桶。那麼國裏的猪仔能够大食特食。人到底與猪何異？
(四) 現在時代已是廿世紀了。國亦由專制改爲共和了。可是老爺大人的怪稱呼。還是不絕於耳。唉。可恥的口口的遺傳性。——侯廣慶——

論前途有多大阻力，我們總是始終不絕的。子超這般的看了之後，不知不覺使他流淚。他說：『超兒！你今天十八歲了，你讀書也畢業了，再多一個月就好與伊結婚，結婚後，應當出外做事。』他初初聽了這話，不能回答出來；他父親正在要將他的結婚案判結的數分鐘以前，他偶然記起在城裏的伊的話，就馬上答道：『父親！做學情我是很願意，不過我的學問不足，還不能容我在社會上辦事，所以要再升學，而結婚之事，我是不能的。且我與伊又沒甚關係，何苦要與伊成婚？我自己一口的飯還找不到吃，那能再養伊，你們不要害了伊，不如決些送回伊的家裏去，過伊的自由生活，不要把我鎖在這裏，我要讀書的人，年幾正合於求學之時期；你們不知道嗎？早婚之害，不可勝言，你們若果要我現在結婚，我能死在你們的面前。』他說完之後放聲大哭；他的父母們聽他這樣的話，害怕得不行，就想用「緩兵之計」來對付子超。答應道：『你在多一個禮拜，可以搭登華輪船回國去就是了。』他聽了這幾句話，就轉悲爲喜，但是他與離別的前二天，他就到城裏的伊家裏去感謝伊的借宿的話，子超知道自己同伊從此不會再見面了，他這次回國十分有九分不回來；爲什麼？因爲他父親雖允許他回國求學，但若是他回來仍是要逼他結婚，所以他只得掛上逃婚的招牌，忍氣吞聲的把城裏的伊留下，自己逃回國去求學，再也不回來了呀！

(四完)